

# 《散碎阳光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散碎阳光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652640

10位ISBN编号：7530652648

出版时间：2010-3

出版社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吕虎平

页数：20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散碎阳光》

## 前言

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“散文公社”丛书，我见到过，确实很好。散文类的图书已成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品牌，并在全国产生了影响。我最早的散文集也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。听说“散文公社”丛书要出陕西作家的集子，实在是一件具有建设性的工作，叫人欣喜。陕西散文既有好的传统，又不乏突破和创新。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面貌，近年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陕西人朴实厚道，做事低调，反映到散文写作上，也有自己的气象。陕西散文创作队伍正在逐步扩大。一是人多，职业写作和非职业写作人都很多，老中青少分布广泛。二是这几年陕西散文家的作品发表多出书多。

# 《散碎阳光》

## 内容概要

《散碎阳光》主要内容简介：我是一个心灵的索居者，对生活有时充满希冀和幻想，有时又似乎觉得一切都很渺茫在路上的日子。彷徨、迷茫想象一种路上的风景，仿佛寻到了归处的城市行吟诗者，带着特有的慨叹和沙哑的噪音娓娓道来，让整个情绪在宁旷的范围单一点点降落，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。我为生活付出了努力和艰辛.我感到了无穷动的开阔，日子也有了奔头可路上总是满布荆棘和坎坷，有沙漠，也有崎岖戈壁。我无法寻找到灵魂的归宿，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恬淡之处，然后，让灵魂皈依。

# 《散碎阳光》

## 作者简介

吕虎平，男，1966年生，西安市长安细柳镇人，陕西散文作家，现居西安。曾用笔名谷坪、若尘，也有云中飞鸿、船漂彼岸、雾隐灵枫等网名在杂志报刊发表随笔。1989年开始诗歌、散文、随笔写作，有70余万字散文、诗歌、美术评论散见于《诗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延河》《美文》《延安文学》《福建文学》《意林》《中国美术》《西北美术》《美术之友》，以及《西安晚报》《华商报》《江南时报》《中国金融报》《中国国土资源报》《证券日报》《阵地诗报》《考试报》等多家杂志报刊。有作品收入《镜像的妖娆》、《棉：九作家散文选》、《网络散文精选》、《望海散文选》、《我的恋爱》、《长安风》等多种文学选本。著有作品集《棉花》（太白文艺出版社）、《吹进院墙的风》（太白文艺出版社）、《散碎阳光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）、《穿过夏夜的黑》、《父亲母亲》等多部。现供职于某国有大型企业，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西安市作家协会理事。

# 《散碎阳光》

## 书籍目录

- 第一辑 隐形的花朵
- 第二辑 周围事情
- 第三辑 在路上
- 第四辑 大地上的村庄

### 章节摘录

远逝的小屋 我曾有一座小屋，是多年前的事了。小屋坐落在两条街区交汇之处，像一座漂浮在海面的孤帆，四周是举着欲望的人群，把街道拥塞得满满当当。我在街道上穿过人群和楼房之间的缝隙。回到小屋。抵达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栖居地。我给小屋装了一扇浅黄色的百叶窗，任它在白昼和黑夜之间自由开阖；将门粉刷成淡绿色，呈现出恬淡清爽的气韵，能让我在进出之间，从乏味枯燥的工作中抽身出来，使之外的生活有了依托和归宿。小屋在同周边高楼格格不入中，显出了自身独有的雅致。小屋一边，有一个园子，我和邻居把它整齐划一地分成一块块，种着蔬菜、花草。几株从乡下移栽过来的猕猴桃，虽然年年枝繁叶茂，却始终未能结出果实来，甚至连花都未曾开放，这让我多年的辛劳付诸东流。两株白杨树和一棵槐树。每到夏天，大片整齐的树荫，给小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凉爽。蟋蟀在园子里鸣叫，起初只是一只、两只，时间长了，竟然在夜晚时分，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成了坚硬的合奏。有一只蟋蟀叫得最为悦耳，在众多的和声中，显得鹤立鸡群，这让它自鸣得意。我拿着手电筒，在暗夜里寻找过它，但它很狡猾，听到我哪怕轻微的脚步声，都会煞然噤声。其他的蟋蟀随之停止了鸣笛，一切便没入夜的清静中了。待我离开少许，它又捉弄人一般开始鸣唱了，先是啾的一声，接着是啾的一声。紧接着开始曜曜声起，振翅齐发。巨大的嗡嗡声来自于金黄色的野蜂群，它们钩挂在柔弱的嫩叶间，有时相互拥抱着跌落下来，就在着地的瞬间旋而展翅起飞。一只黄鹂鸟有些狡黠，在绿篱中受惊般噤若寒蝉，左顾右盼，担心被我觉察。清明刚过，院内便春意盎然，直到秋实成熟，小屋都充满着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细碎的阳光洒满院屋，晃晃悠悠，如喝醉酒的少妇，风韵、妩媚、可人。我在门廊处挂一串风铃，有风的时候，听金属“泠泠”的碰撞声。邻居家的丝瓜蔓从墙头跃过来。开一朵调皮的黄花，在微风和早露中，荡着秋千。此时，风铃动，瓜秧动，一个赛似一个地争强好胜。爬过来的不仅仅是丝瓜秧，还有苦瓜秧、香瓜秧、爬山虎。邻居家的花猫缘着杏树，爬到院子觅食，有时竟把我家当成它家，大大咧咧躺在水池边晒暖阳、睡大觉，全然不管不顾，大有破罐子破摔的架势。毕竟是畜生，谁还能和它计较什么？真要计较了，倒显出我们的不是。一次，我看着它孤单，就拿干鱼片喂它，没想到它竟上了瘾。每每爬过墙来。对着我狂“喵”。龇牙咧嘴的样子，有些好笑。我只得为它备下一些吃食。我抓几粒干馒头，往当空一抛，看它跳跃腾挪的样子，灵敏迅捷，心下就欢喜；要是咸鱼、牛肉之类的，我就背在身后，与它左右转圈。花猫也着实了得，它逆转、顺转，顺转、逆转，反反复复，直到得手方肯罢休。当然，它在转圈的时候，总喜欢“呜呜”地叫着，跳着，示威一般，我喜欢看它发威的模样，就像看一个恼火的幼童。总会给你带来些许乐趣。当然，欢乐和孤独是无法绕开汗水和劳作的。一个移居加拿大的朋友，突然来访，他说每次都是冬天回来，这次终于赶上了花香遍地的春天。我说多住些时日，他却告知明早就要起程回温哥华了。看来，也只有我能在这里享受四季的生活了。我没有去过温哥华，因为有他在，我似乎对那个异国城市有了些许熟识。朋友和我在菜地里一起锄草，一起间苗，一起拎了水桶和脸盆给秧苗浇水施肥。肥是草木灰和豆油渣，这样不至于污染了环境和邻里之间的关系。朋友生在上海，长在西安，我惊奇地发现他竟然会侍弄这些简单的农活。闲聊间才知晓，他在温哥华也有类似的一片园子，遍种着各种鲜花杂树。有一只麻雀飞到我的住处来，还有一只布谷鸟，在春天的时候，准时驾临。布谷鸟从春天叫到夏天，明年还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以同样的方式鸣叫。相遇得多了，我对它们自然有了一种期待，每年开春，都像在期待老朋友的光临一样，渴盼它最初的倩影。有时，一夜风雨，打落几瓣花朵，却让田里的青菜更加葱茏，蜡染一般，晶莹鲜亮。这样的早晨，我喜欢早早爬起来，去田边数花瓣，也数园子里刚冒出的几片菜蔬新芽。欣赏这样的景致，需要逆光，在阳光的背面，才能欣赏出更加美妙的神韵：绿叶映出晶莹的绿光，碧透惹人。在叶子的四围，包裹着一圈金丝，七彩四射的光晕，晃人的眼。我有一把吉他、一个口琴。假日，邻居出外了，我喜欢将竹椅移在菜地边，独自一人坐着，吹一曲淡然的曲子，或者弹奏一首流行歌曲，也是很快活的享受。我只相信我对音乐的感悟力，却对流行歌曲的词怎么也记不全，于是边唱边篡词，唱着唱着。会把一首凄婉的《杜十娘》，唱得搞笑诙谐了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和同桌喜欢篡改歌词，时常气得音乐老师说我们是枣木棒槌一对。在乡间，枣木棒槌是非常好的洗衣工具，其他材质次之。能做了枣木棒槌，倒是稀罕事了。春意撩人，玫瑰、芍药、丁香，它们在空中送来幽香。还有邻居撒下不知名的种子，终于发芽开花，开出蚕豆般大小的浅紫色、淡蓝色的花。挨挨排排。靠在圈椅里，打开一本书，是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读着读着我就睡着了。我的手还指着那一行字。我是在这样一个句子里睡过去，梦里还晃动着瓦尔登湖的水波。我在小屋度过五个潮湿的冬天。每至凄冷的雪天，我会忆起小屋之冬。从夏天开始到秋天，少

## 《散碎阳光》

女的裙裾渐渐地长了起来。与此相反的是，一到冬至前后，天时一天天变得短了起来。大街上的行道树呈现出凋零的迹象，小屋边的冬青还透着葱绿，形成别致的冬景。不过有些灰暗、深沉。寂静中透着冷傲。在这样的季节里。抬头看苍穹的辽阔冷寂，也是难得的仰望。冬日，寒潮、干冷，刺入骨髓，透人脊背腿脚。这时，一家人坐在火炉边，读书、看报、聊天，也关心电视里的国家大事。火炉简易却实用。在一个周末，将铁皮桶下端开一风口，就地取材，在院子里挖土和泥，拌上草秸，糊在桶壁，一个给小屋带来温热的火炉诞生了。距我住处不远，有一家废弃的炼钢厂。煤炭堆得像黑色的山包。风雨变换，黑亮的钢炭失去了它应有的亮泽。我在煤堆里随便捡拾几块炭粒，就够几日取暖之用。火炉是家的中心，是家的心脏，所有的温热从这里辐射而出。一家人的起居、饮食也在这里进行。炖一锅粥，旁边围一圈馍片、地瓜、土豆，还有从菜市场买来的生板栗。混合的香味扑鼻诱人。来了朋友，不开灯，借着炉火的光晕围坐夜话，也是一种独有的享受。礅一壶热茶，茶香弥漫陋室。抽着香烟，烟火在暗夜里明明灭灭。

# 《散碎阳光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